

继澳大利亚两地放弃申办后,马来西亚也拒绝接手 2026 年赛事举办权

英联邦运动会的未来一片迷雾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继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黄金海岸市相继“爽约”后,近日马来西亚宣布拒绝接手举办 2026 年英联邦运动会。无人愿意接手的现实不仅令这项创立于 1930 年“大英帝国”时代的知名国际体育大赛陷入停办困境,同时引发了这样的思考——一项起源于殖民时代的运动会在现代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在本已拥挤不堪的全球体育赛历中,综合性运动会又该如何生存?

成本高企令人望而生却

2017 年,南非德班由于筹备工作不甚理想而失去 2022 年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权,2026 年举办地英国伯明翰得以递补,提前在 2022 年办赛。然而经过周折的 2022 年后,英联邦运动会再次陷入无人承办的困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黄金海岸市先后放弃申办下一届英联邦运动会,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则宣布退出申办 2030 年英联邦运动会。

办赛成本高企成为三地放弃申办的共同理由。距离 2026 年赛事举行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在维多利亚州和黄金海岸市放弃后,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建议马来西亚接手举办该届运动会,并愿为此提供 1 亿英镑资助。不过,马来西亚青年和体育部直截了当地表示,1 亿英镑的资助不足以弥补办赛费用的缺口,距离赛事开幕时间过短,也难以确定英联邦运动会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据前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的说法,2026 年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成本预算为 26 亿澳元,但实际花费将达到 69 亿澳元。从医疗和教育经费中拨款举办一项仅持续 12 天、开销近预算三倍的活动,显然并非一笔合适的经济账。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政府的理由同样如此——省政府无法负担办赛成本。

很不幸,2022 年英联邦运动会成了一次“劝退”广告。举办大赛令伯明翰市本不宽裕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最终在去年走上了破产保护的不归路。新冠疫情带来的工期延误,以及英国的通



2022 年英联邦运动会在伯明翰落幕,闭幕式上璀璨的焰火表演会是这项运动会的绝唱吗? 视觉中国

胀和飞涨的利率,令伯明翰英联邦运动会的赛事成本出现了严重超支。据英国《独立报》透露,伯明翰市政厅曾被警告应放弃举办英联邦运动会,但最终选择一意孤行。这座曾有“世界车间”之称的工业之都未能如愿复制 2012 年奥运会为伦敦带来的繁荣和遗产,相反,在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宣告财政破产。

与高昂的办赛成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常“骨感”的经济收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旅游及体育部长约瑟夫·肖指出,企业赞助和转播收入都很“有限”,这将令纳税人要支付 93% 的办赛相关开支。路透社认为,电视转播权是国际体育赛事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其他大型赛事相比,英联邦运动会的相关收入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国家与地方政府在举办该项赛事时将面临严重的预算赤字。

“旧时代的遗物”需重塑品牌

迈克尔·佩恩曾在国际奥委会市场部任职近二十年,他通过重塑奥运会赞助商体系,彻底改变了国际奥委会的财务状况,因而广受赞誉。这位 66 岁的爱尔兰人告诉法新社记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体育赛事世界中,英联邦运动会需要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英联邦运动会会面临的挑战是相关性。在历史与演变之间取得平衡,并保持某种形式的相关性。然而随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

英联邦运动会遭遇“申办寒冬”,与各成员国对英联邦的认同度(即佩恩所言的“相关性”)减弱不无关系。不少英联邦成员的民众质疑自己与此项运动会的关联性,甚至直批英联邦运动会为

“逝去的殖民时代的遗物”。

英联邦运动会的宗旨本是以体育大赛的方式团结大英帝国各成员。首届运动会 1930 年在加拿大举办,当时名为大英帝国运动会。过去近百年间,英联邦运动会仅在受到二战影响的 1942 年和 1946 年停办。虽然运动会在“去殖民化浪潮”中得以保留,但各成员国对英联邦的认同度下降无可阻挡。目前,在英联邦 56 个国家中,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查尔斯三世为国家元首的仅有 15 个,其中一些国家已掀起切断与英国君主制联系的讨论。而在马来西亚等并不奉查尔斯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也出现了重新考虑英联邦成员身份的声音。

除英联邦运动会外,越来越多的综合性运动会相继陷入难以找到举办地的困境。前国际奥委会营销主管特伦斯·伯恩斯认为,相比十年前,消费者在

体育和娱乐领域的选择多出数倍,“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新奇感,已被互联网和新技术的能力所消解”。因此,如果数量众多的综合性运动会仍以目前的形式举办,“将继续凋零”。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过度商业化严重扰乱了大赛的正常举行,扭曲了奥林匹克品牌。国际奥委会因此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后对各举办地奥组委进行更严格的管制,以维护自身品牌。伯恩斯认为,综合性运动会只有找到自身品牌特色,才能留住核心观众,并吸引新观众。在他看来,不少运动会的“品牌出现了问题”,首先缺乏与竞争产品的差异,其次与自身核心受众的相关性下降,“失去这两个核心品牌原则,任何产品或服务都没有成功或长久的希望”。

从球员转型教练,作为海港 B 队一员征战中乙联赛

安心当“菜鸟”,于海不设目标只想成长



刚从球员转型教练的于海(左),坦言自己还需要继续学习。 海港俱乐部供图

国安新赛季年票售出 27000 余张,创造队史纪录

海港即将体验新工体“魔鬼主场”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本周五,上海海港队将客场挑战北京国安,抛开对手强大的整体实力不谈,新工人体育场这个“魔鬼主场”必将给客场作战的海港队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距离开赛还有两天时间,但根据国安俱乐部方面的信息,本场比赛的球票已全部售罄。

在于海看来,中国足协将属于各俱乐部梯队比赛序列的 U21 联赛与作为职业联赛的中乙衔接,对于球员的成长非常关键。“这个举措非常有益。能力提升快,与早早获得足够多的高水平比赛机会有很大关系,“对于年轻球员,高水平比赛机会比训练更重要,希望通过系统的比赛积累经验,这是他们不断成长的重要基础。就像心态磨

据悉,国安与海港一战的散票昨天正式开售,当天即售罄。根据售票网站信息,此役球票分为六档,票价分别为 180 元、260 元、360 元、400 元、600 元和 1000 元,如此高的票价能在一天内被抢购一空,足见本场对决的受关注程度。

作为北京国安队的主场,新工体上

赛季的上座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而根据国安俱乐部发布的信息,新工体新赛季的上座率很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据悉,国安本赛季的年票已经售出 27000 余张。这一数字不仅比上赛季的年票数多出整整 8000 张,同时也超越了国安队史最高的 21000 张(2019 赛季)。如此

球队尽快打上职业联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非常幸运,刚刚成为教练就获得在中乙联赛执教的机会。”

目前,于海在海港 B 队教练组中负责球队进攻训练,他说自己非常珍惜执教的每一天,但并不想过早地给教练生涯制定目标:“普通人眼中可能觉得职业

高的年票销售额意味着国安主场的球迷人数下限将高得惊人,甚至将超过大多数中超俱乐部的主场总上座人数。

目前海港和国安在中超前三轮的战绩均为 2 胜 1 平,海港队进 6 球失 2 球,国安则在打进 3 球的同时保持球门不失。对于海港主帅穆斯卡特而言,如何在客场攻破对方的球门将至关重要。从阵容方面来看,海港队目前的伤病情况正缓慢好转,奥斯卡和中锋古斯塔沃应该能够出场比赛。国安方面,王刚和张呈栋继续因伤缺席,停赛期满的张稀哲本轮解禁复出,上场比赛轮休的张玉宁也将大概率回到首发阵容。

球员和教练差不多,但其实两者有天壤之别,从球员到教练,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就和这些年轻球员一样,我也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比赛去累积执教经验,学习先进的技战术打法,掌握带队思路。这两年我的目标就是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学习,打好基础,先安心做好一只‘菜鸟’。”

伊万科维奇自称最适合执教国足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正在克罗地亚办理中国工作签证的伊万科维奇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所有候选人中,自己是最适合出任中国男足主帅的那一位。

“据我所知,有很多候选人竞争中国队帅位,但是我的履历保证了中国男足的目标能够实现,而且我十几年前在中国有过执教经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在亚洲已经工作了 20 多年,虽然中间有过中断,但我对亚洲足球和亚洲球队并不陌生。”伊万科维奇同时表示,“考虑到我在三个国家拿到过联赛冠军,在三支国家队有过任职,两次参加过世界杯,还带队踢过亚洲杯,这些都是对我有利的因素。从这些角度来说,我是中国队帅位最合适的人选。”

在接受克罗地亚媒体采访时,伊万科维奇还谈到了世预赛客场 2 比 2 战平新加坡队后,球队内部其实并没有太大压力:“我们当然期待更好的结果,其实原本也能够迎来好结果。2 比 0 领先之后我们还有一次点球机会(未能打入)。遗憾的是新加坡队扳回一球后,在兴奋的状态下又打进一球。但我们确实没有压力,中国足协主席宋凯给予球队很多支持,每个人都相信我们这个团队,所有人都坚信球队能够在第二场比赛中获胜,最终我们做到了。”

伊万科维奇同时还谈到了张琳芃退出国家队的风波:“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员,是一个榜样,一位已经打了 100 多场比赛的队长。他想为在新加坡的平局负责,但这不可能,因为输赢都是球队整体的责任。我和他谈过,希望他和我们一起参加第二场比赛,并以他的经验和威信为球队提供帮助。他不介意并且坐在替补席上,他的确给队友和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德约科维奇成为最年长世界第一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德约科维奇又将一项世界纪录提到自己名下。4 月 7 日,届时 36 岁 321 天的德约科维奇将成为世界网坛有史以来最年长的男单世界第一,前纪录由瑞士天王费德勒保持。

本周是德约科维奇位列世界第一的第 419 周,领先历史第二名费德勒(310 周)多达 109 周。2011 年 7 月 4 日,24 岁的德约科维奇首次登上男单世界第一的宝座。2021 年 3 月 8 日,德约科维奇男单世界第一累计周数达到 311 周,超越费德勒(310 周),独占历史第一。

从首登世界第一,到如今将最年长世界第一收入囊中,德约科维奇用 13 年证明了自己“超长待机”的传奇。尤其是自 2017 年 5 月 22 日进入 30 岁以后,塞尔维亚人已经赢得 31 座巡回赛级别的冠军,其中包括 12 座大满贯冠军奖杯,10 个 ATP 大师赛冠军,以及两座 ATP 总决赛奖杯。

塞尔维亚人在备战、训练与恢复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勤奋与专业精神,使他在 30 岁后仍能跻身最顶级运动员行列。同时,阿尔卡拉斯、辛纳等年轻选手加入竞争,将他推向更高的高度。即将年满 37 岁的德约科维奇仍希望在职业生涯末期再度突破自我。就在上周,德约科维奇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结束与功勋教练、克罗地亚网球名宿伊万尼塞维奇长达六年的合作。

伊万尼塞维奇是前温网冠军,也是国际网坛名人堂成员。2018 年,伊万尼塞维奇加入德约团队,与瓦伊达一起担任教练。直到 2022 年初,瓦伊达以照顾家庭为由告别德约团队,伊万尼塞维奇从此成为德约的主教练。两人合作期间,德约共斩获 12 座大满贯冠军,占其大满贯冠军数的一半。

德约在声明中回忆了两人共同取得的成就:“我清楚地记得我邀请伊万尼塞维奇加入团队的那一刻。从那时起,我在球场上、在发球环节取得了魔术般的成就。我拿到年终世界第一,不断打破纪录。我又迎来 12 个大满贯冠军,以及更多的大满贯决赛。”同时,两人也共同经历了包括 2020 年美网被取消比赛资格、2022 年在澳大利亚被驱逐出境等意外事件。

2024 赛季以来,德约科维奇的低迷状态,成为二人不再合作的导火索。在塞尔维亚人的“后花园”澳网,他在半决赛不敌意大利名将辛纳;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他又意外负于世界排名第 123 位的 20 岁小将纳尔迪,止步第三轮。据悉,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期间,德约与伊万尼塞维奇因为训练理念和方式的不同而发生争吵,最终导致了合作破裂。随后,德约决定退出迈阿密大师赛,并在进入红土赛季前,结束与伊万尼塞维奇的合作关系。

对于外界关心的未来教练人选,德约并未在第一时间给出答案。他表示,自己会考虑是否不再聘请任何教练:“我还不清楚新教练人选,或者是否还会雇用新教练。我从小就有关教练,现在我试图自己感受最需要什么,最让我自在的是什么。如果有人加入团队,你们会知道的。”